

教育·執着與挫折 ——黃子平專訪

撰文：蔡曉珊



「想支援學生，想對香港文學有承擔，想發掘新秀。」這是我訪問結束後對黃老師的教育熱誠做出的總結。如果仔細留意，不難發現，連續許多年的城市文學節，或是香港各大文學比賽的評審欄上，都經常找得到黃子平三個字。看着他的簡介，曾在北大任教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教授，對於他對教育的熱誠和執着，我不禁感到好奇和敬佩。

評分的標準

「因為每次做評審，都得看許多文章，有些比賽要保證每篇文章都有三位評審看過，試過要看一百四十篇文章。」這樣繁重的工作，又對自己的創作沒幫助，是許多文學家、評論家都不願意去擔當的。但黃老師卻認為這是一個與年青人互動學習的過程，你會在當中看見許多新奇的寫法、創新的意念。而他認為評分沒有特定的

標準，感覺很重要，但最根本的評分標準就是對人性的發掘。因為人性是在不斷變化中的，所以不能說以往的文學作品已經把人性完全描寫透徹，呈現出人性的特質是一篇好文章應該具備的。

教學的矛盾

他在這麼多年的教學中，也存在許多的矛盾。大學本來是個知識傳承的地方，但也需要有創新的追求。這兩者是有點難以平衡的。但我們在這個教育制度下，就只能接受這個制度。例如在香港的中文系，是延續民國時期的重國學傳統，包括文學和經傳。而在北大和清華則是着重現代文學，繼承南方的傳統。重國學經典雖然好，但都不能忽略現代文學，因為有新文化運動才有古典文學的概念，新文化運動是重新改寫整個文學的根本性，是先有現代文學，然後再有古典文學的。他自己在教學上也有過掙扎和挫折，到底應該用甚麼方式去教？是以作家主導，還是作品為主。記得魯迅提過：「記住作品，忘記作家，因為所有作家想承現的都已在作品中了。」最終他認為框架應保守，但知識卻要革新。要有新發現、新看法。即使是舊作家、舊作品，在每個時代中都會有新的事物再次呈現出來。

教育的無奈

他認為香港的人力及教育的相關部門，是先看人力市場，才設計大學課程。這是一個很大的無奈。現在出現了世界性的教育危機，以前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，現在是經濟學主導的「產能個性」。現在的普及教育，有太多大學畢業生，導致社會一方面投訴大學生素質下降，另一方面卻控訴大學學位不夠。精英教育的理念是在大學裏培養優秀人才。但與現在的民主理想衝突，這是整個教育制度的根本問題與無奈。他認為香港應該發展多元化的技能，把教育和就業分開，這樣可以保持教育的素質和內容，不受市場經濟所影響。